

Александр Потёмкин

КАБАЛА

[俄罗斯] 亚历山大·波将金 著
刘宪平 译

任由摆布



人民文学出版社

К А Б А Л А

[俄罗斯] 亚历山大·波将金 著
刘宪平 译

任由摆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6264

© А. Потёмкин, 2009

©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ПоРог»,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由摆布/(俄罗斯)波将金著;刘宪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10074-3

I. ①任… II. ①波…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3682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74-3

定 价 3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通常在人们的观念里,似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泾渭分明的界限。一部畅销小说多半不会被当做纯文学作品来阅读。然则,在今天这个多元杂糅的时代里,这种观念往往会显得过于迂腐而不合时宜,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俄罗斯的长篇小说时。亚历山大·波将金的新作《任由摆布》便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拿过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报社杂志有过很长的工作经历,在商界摸爬滚打过……所有这一切生活经历使得作者亚历山大·波将金对俄罗斯社会有着比常人更加透彻的理解。而当他书写长篇小说时,无论他主观上是否有靠向通俗小说的初衷,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作者对俄罗斯社会,对俄罗斯人的理解,在他的小说里显然成了重要的内涵。这便是为什么这部俨然是按照畅销小说的路数写就的作品仍然显示着俄罗斯小说特有的“问题意识”,而这也进一步模糊了畅销小说与严肃文学之间本已变得不甚明确的界限。这究竟是俄罗斯小说的长处还是短处却也未可知,不过,这毕竟留下了俄罗斯小说传统的深深的印记。

《任由摆布》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位瘾君子的臆想。在鸦片的作用下,小说主人公帕尔芬奇科夫经历了一次次的精神漫游。小说的这一故事框架便足以夺人眼球:在俄罗斯文学中,有过写醉鬼的小说,但绝无写瘾君子的小说,即便放到欧洲文学的大背景下,

如此细致而独到地描写毒瘾发作后的精神状态的小说,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的。因此,书写因毒品而产生的亢奋,这对于作者亚历山大·波将金而言也不啻为一种美学上的挑战。这种挑战至少在两个维度上是存在的:第一,必须做到纯粹美学上的书写,避免陷入世俗的道德理念的围剿;第二,这种美学上的描写必须尽显其独特性,从而让人们从中体验到人的其他状态(譬如醉酒状态)所不具备的特质。也就是说,让读者信服于作家选择的合理性。第一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毕竟,毒品这一话题过于敏感,稍有不慎便会触碰到社会的道德底线。既要让读者领略到毒品发作后瘾君子那奇幻的世界,又不能让读者感觉到作家是在有意渲染毒品的奇幻作用,更不能让人产生作者是在为吸毒做辩护的印象。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不小的考验。相信读者在看完了这部小说之后,会由衷地佩服亚历山大·波将金写作的分寸。可以负责任地说,在这部小说里,作家丝毫没有为吸毒辩护的想法。他只是凭借吸食鸦片后所产生的独特的时空,书写自己对当代俄罗斯人和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独特体验。至于第二点,对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将关乎到小说是否能够博得读者的青睐。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亚历山大·波将金显示出了他不俗的驾驭文字、书写人的精神状态的能力。作家一方面将小说主人公在毒品发作后的心理状态做了细致独特的描绘,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娴熟运用了诸如变形、怪诞、叙述视角的转换,甚至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旨在展现瘾君子那非常态的心理世界,让读者有极具陌生化的文本体验;而另一方面,读者又的确能够明辨出,小说主人公所处的精神状态分明是吸食鸦片后的幻觉世界,与醉酒后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种真实感保证了小说的可信度,使作者营造的虚幻怪诞的氛围具有了艺术上的“真实性”。

单就对瘾君子吸食鸦片后所处的梦幻世界的独特书写而言,

《任由摆布》已经可以算做是风格独特的小说了。品读这部小说,你会由衷地折服于作家任意驰骋的文学想象力,你会沉潜于作家的文字所构筑的幻觉世界里,享受着作家自由的文字所带来的审美冲击力。然而,俄罗斯作家毕竟还是俄罗斯作家,即便是在通俗小说创作中,他们仍然难以摆脱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影响(抑或桎梏?)。纯粹为了唤起读者感官的刺激(尽管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到位了)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写作目的。对于亚历山大·波将金来说,透过瘾君子帕尔芬奇科夫的奇幻经历来展示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众生像,并从中窥探出俄罗斯人的性格和俄罗斯命运之谜,似乎是更为隐秘而重要的任务。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小说游离于通俗畅销小说与纯文学之间,换言之,作者对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性格的窥探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小说的分量,使这部畅销小说具有了相当的艺术含量。

小说中出现在帕尔芬奇科夫幻觉中的那位致力于改变种族基因试验的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话:“理智被激发后的发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这一特点在俄罗斯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爱慕对象或者灵感目标所表现的过度激情,是其他种族望尘莫及的,因而我们随意并忘乎所以地为自己制造了崇拜偶像,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像我们这样,如同对待真实事件那样接受人为树立的谎言、不攻自破的神话……”教授的这番言论不啻于作家本人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准确描述。但凡了解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了解二十世纪俄罗斯所经历的种种悲剧性历史进程的人,都会认同这一概括。把遥远的乌托邦理想当做眼前的目标,以极大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去追求之。这的确是俄罗斯人天然的品性,而这也为他们带来了莫大的从肉体到精神的灾难。这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剧,亦是俄罗斯性格的悲剧。在这里,殉道的神圣性与恶魔般的蛮性怪诞地结合在了一起。

小说的字里行间不时地透出作者对俄罗斯性格的把握。这种

描述往往是不经意间完成的,这也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满。譬如,“帕尔芬奇科夫刚刚把赤霞珠喝尽,改变世界的渴望便具备了现实的表现。通过某种隐秘的光合作用途径,俄罗斯人的消费热情转变成对精神世界的狂热追求……”对精神世界的狂热追求,这的确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显要的特征。类似的文字在小说里比比皆是。

小说中对官场的黑暗和腐败的描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然则作家并不止于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言简意赅的定性更为精准:“简而言之,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完全诞生在江洋大盗式的巧取豪夺上。如果在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前夕,每一位公民仅剩下布满窟窿的衣袋和饥肠辘辘的肚皮,那俄罗斯资本主义还能建立在其他什么基础之上吗?”显然,作家欲颠覆人们对苏联解体后以所谓“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幻想,告诉人们,虽然过去的极权统治没有了,但俄罗斯并没有因此而走上正常的、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这是俄罗斯命运的悲剧性。

“善良与邪恶,这一对矛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和谐共存”。小说中的人物叶菲姆金的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著名诗句。在丘特切夫眼里,俄罗斯是独特的民族,是无法用理智去衡量的民族,对于这个民族,只能以俄罗斯的信仰去观照。善与恶的共存虽然是人类的共同特征,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种矛盾性悖反的共存尤为明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当代俄罗斯作家马卡宁在他的一部小说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俄罗斯人不是历史变迁的牺牲品,而是不断变化的阐释的牺牲品。”这句话透出了对俄罗斯历史变迁的无序性、荒诞性的感悟,由此产生了一股无奈的荒诞感。亚历山大·波将金的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任由摆布”,也正是包含了这层意义。这的确是颇具深意的书名。在这个谁也无法自行左右自己命运的时代里,在

这个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平民百姓都无法掌控俄罗斯命运的时代里,一个俄罗斯人的命运也只能是“任由摆布”了。在此,不得不提及小说的那个极短的尾声。卡捷琳娜·罗斯库特金娜,这位与小说主人公帕尔芬奇科夫毫无干系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小说尾声里的唯一人物,恐怕也是为了突显书名的含义吧:在鸦片的作用下,这个西伯利亚女人开始了莫斯科的冒险旅程,成为又一个随命运任由摆布的俄罗斯人。

董 晓

2013年8月

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

(原版序言)

围绕俄罗斯长篇小说命运的讨论,越来越令人联想到那个由来已久的神圣争论:究竟先有母鸡,还是先有鸡蛋?

抑或,我们的批评家凭直觉就准确地感触到,长篇小说,祖国文学这一最负盛名的体裁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最新的发展趋势;抑或,长篇小说自身在欠完善的幼稚尝试中发生了变化;犹如当年高龄的毕加索在蒙马特勒青年艺术家身上窥探到某些艺术风格的闪光点那样,吹毛求疵但颇具洞察力的批评家试图根据那些不成熟的创作试验推论出长篇小说的明天。无论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即使俄罗斯文学中这一实力雄厚而一贯保守的体裁如人所云已经开始改变形式和内容的比重,那么,文学评论亦无能为力预测它的发展前景。

亚历山大·波将金的长篇新作《任由摆布》对此就有所证实。毋庸置疑,这部长篇小说不是以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方式,而是以“当代西方风格”书就。同时,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充满不寻常事件、不停歇地向前奔跑而搞得我们气喘吁吁的时代,《任由摆布》绝对是名符其实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它毫不留情、令人信服地把俄罗斯在道德精神层面几乎攸关重要的、当年在涅克拉索夫笔下形成的经典问题摆到了桌面: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

毋庸赘述,亚历山大·波将金的这部长篇小说,无论于俄罗斯,还是欧洲而言,在形式上都是一种创新。因为贯穿整个作品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敞开心扉的、虚幻和荒诞的倾诉。他非但没有为罹患这种疾病感到后悔,反而乐此不疲地陶醉于按剂量服用罂粟后陷入的那种状态。在如何以技巧和细节深入探索被毒品麻醉的意识世界方面,这一大胆的创造手法本身(又不完全是手法,暂且视其为长篇小说最高程度的现实性结构)还没有找到可以比肩的同类作品。不妨可以比较一下其作者已经功成名就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首先,同酗酒的酒精麻醉状态相比较,被毒品麻醉的意识是细微和复杂一千倍的物质结构。其次,这个“首先”引申出波将金提出的那些超出我们一知半解和生活局限,但确实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问题。

彼得·彼得罗维奇·帕尔芬奇科夫,自愿放弃首都小官吏稳定殷实的生活,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一处小城镇换取一种时刻处于毒品麻醉状态的日子,并且为全人类的利益设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方案。每当他定量服用毒品之后,某位教授就会现身。此君居然能制作一种能够改变人类血液成分的制剂,不是改变血红蛋白,而是种族的……比如,他能把日耳曼人血液、犹太人血液、中国人血液……按照一定比例添加进俄罗斯人的血液。不难理解,作者运用这一手段和过程把《任由摆布》书就成为扣人心弦、吸引眼球的作品,它回答了搅动俄罗斯社会和无人不在迫切关心的问题。

如果考虑到,叙述的形式和方式——主人公始终处于嗜毒成瘾的幻觉状态——使得波将金可以就这个问题最大限度地、有时坦诚得令人心惊地展示出五花八门的观点,那么,就应当承认:亚历山大·波将金的长篇小说处于当下严肃文学的最前沿。

小说中类似非常有趣和令人好奇的手法比比皆是,作者借用它们,不顾生活常规和社会习俗,描绘出当今俄罗斯生活的广阔画

面。我非常想在前言中转述一些最为精彩的片段,但是体裁的规则不允许这么做。撇开其他而言,这完全是一部情节紧张的长篇小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提前揭开静候读者的那些盘根错节的故事布局。

不过,我认为,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任由摆布》是要特别费一番心思的。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假设这里谈及的是主人公帕尔芬奇科夫陷入被毒品摆布的境地,起初是肉体上的折磨,服用一定剂量以后便是幻觉的陶醉状态,作者以令人惊讶的知识描写出事情表象和实质(完全有必要指出,这里谈及的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而非作者——六个孩子的父亲、经济学博士、被广泛阅读的《国际市场的全球化》、《虚拟经济》和其他学术论著的作者——一个人的痛苦经历)。其实,《任由摆布》这一称谓在现实中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因而被波将金作为一种象征。

随着故事情节发展,先后登场的是当今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一系列完整人物形象,而个别人却置身这个行列之外。有时,故事场景不过是从被人们遗忘的西伯利亚穷乡僻壤转移到莫斯科的鲁博廖弗卡区……作品中的人物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地位越高,财气越大,生活越阔绰奢华。尽管如此,他们无一例外地,包括绝对远离毒品的人,仍然处于任由生活摆布的状态。或许,亚历山大·波将金这部长篇小说具有的俄罗斯文学最厚重的涵义在于真正准确呼应了当年涅克拉索夫提出的经典问题。

说到对当今俄罗斯官吏生活实录和狡诈心计的描写,老实讲,我还没有见到过对我们的官僚主义怪物更具杀伤力的揶揄嘲讽。通过瘾君子大脑中出现的光怪陆离的梦幻所见,加上对官僚嗜性恶习的熟谙,波将金的笔法如行云流水,色彩斑斓、与众不同、个性鲜明。

完全服从于罂粟控制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帕尔芬奇科夫,为自己勾勒出五年期限的激情四溢和奢华富足的世俗生活,可是

只得以残喘了两年。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作者以巧妙的贵族笔法为帕尔芬奇科夫安排了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告别现实和进入虚无，而仅仅这一瞬间就消除了彼得·彼得罗维奇为之自豪的意识麻醉下亢奋状态的“诱惑力”。其实，这也可以去除掉评论界批评部分章节袒护吸毒、渲染其诱惑的不实指责。

事实胜于雄辩：从心理层面如此令人信服地深刻揭示瘾君子全然没有视其为悲剧的毒品作用下的意识升华，这于俄罗斯文学还是第一次，或许，在世界文学范围亦如此。这种揭示绝不是为了利用我们身边和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风流韵事之细节的描写来修饰点缀故事，而是为了提出更为尖锐、包括当代俄罗斯生活中最为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哲学问题，其中包括日益复杂化的民族问题。

这是在西方文学秘诀（尽管这一秘诀源自俄罗斯）下书就的一部非同寻常的长篇小说。在前言收笔之际，我想有悖规则地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最后一段，就是它的简短尾声。这里，“专业”吸毒者荒诞离奇的主意和俄罗斯明天的实景融合在了一起。

安纳托里·萨鲁茨基

目 录

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	1
幻觉就是欲望	3
灵感的源泉	41
疯狂的放纵	75
追寻自由	102
思维造就行为	134
感觉的本领是某种另类的能耐	159
未完成的创作	207
狂喜	229
自我逃避	278
突变后的桀骜不驯	303
生活的嘲弄	328
尾声	342

写给自己的书

我们的罪恶其实就是我们自身被扭曲的美德。

——尼·费奥德罗夫

只有你们全都拒绝我时，我才回到你们身边。

——弗·尼采

幻觉就是欲望

瞧,已经驶入第三环城公路,距离雅罗斯拉夫火车站不远了。此时,体内储存的鸦片消耗殆尽,不再向意识中添加动力,我陷入没有毒品吸食的状态,借用医学家的话,这玩意儿的最后一丁点在肌体里燃尽时,毒瘾就会发作。必须马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提提神。可是我,彼得·彼得罗维奇·帕尔芬奇科夫,手头什么也没有。我不得不竭尽全力抑制内心对魔力十足的罂粟的强烈渴望。咳嗽不止,痰越来越多,鼻涕淌下来,泪水蒙住双眼,额头渗出一片汗珠。汗衫和衬衣贴住后背,袜子湿漉漉的,仿佛走在水洼里。肚子剧痛,心跳也沉重起来,脉搏加速,双眼模糊,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穿透意识:只要再坚持三十分钟就行。否则,事情会半途而废。在可怕的痉挛中置身医院,或者在地狱般痛苦中一命呜呼,就无法兑现自己的誓言:离开可恨的莫斯科,最终获得自由!

我瞧着窗外:五月灰蒙蒙的晨光泛出阴森的色调,细雨无声,滴落在挡风玻璃上,把若隐若现的思绪冲洗得更加破碎。理智越发无动于衷,仿佛我彻底丧失了它。只有先前的经历乱无头绪地不时在眼前闪现。我一会儿用缎纹手帕小心翼翼擦去额头的汗珠,然后贪婪地咀嚼它,指望能稍微缓解犯毒瘾引起的痛苦;一会儿发现装有吗啡的注射器竟没有针头,找又找不到……我极端狂暴、徒劳地试图把注射器用力捅进静脉。同固执的肌体搏斗最终

把我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浑身血迹斑斑……

我蓦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罂粟丛中，周围目光所及清一色都是这种我朝思暮想的植物。它们长得很高，泛出黄色的罂粟果有拳头大小，浅蓝色的花瓣令人发狂，多么想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啊。我束手无策地把双手紧贴大腿，恨不得用牙齿咬下茎头、立刻嚼烂，享受那甘美的汁液，得到极度亢奋，然而，嘴却张不开。上下牙紧锁，仿佛咬住了提不起来的重物。该死的！……

此时此刻，情况在变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丧失了最后的理智，处于癫狂边缘：吞下一把甲基吗啡镇静片，可酸痛没有减轻。尽管平时服五六片也不能摆脱毒瘾发作，但可以带来完全不错的感受。而此刻竟然没有丝毫作用！病态不仅在持续，而且在加重！自我感觉越来越糟糕。我在瞬间突然感到自己丧失了人的特征，成为面目模糊、麻木不仁、无法辨认的一个生物。

“难道是我吗？是我吗？”帕尔芬奇科夫在愤懑中六神无主地反复自语。情况越来越糟糕。在此需要说明，彼得·彼得罗维奇有一个习惯，就是内心思考问题时，时而以第三人称，时而以第一人称。其实，这也不是他的唯一怪癖。谢天谢地，新的状况使他摆脱了恐怖的推论，否则，如此刨问下去，不把自己搞到歇斯底里才怪。

彼得·彼得罗维奇承受住阵阵绝望，竭尽全力地返回现实。可是，目的达到时，他却没有感到丝毫的缓解。帕尔芬奇科夫惊讶地发现，已经到达了三车站^①地段。接头地点就约定在附近广场上。彼得·彼得罗维奇用自己的“标致”车换来十公斤鸦片末和两口袋罂粟子，还得到了位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迦南城^②

① 喀山火车站、列宁格勒火车站和雅罗斯拉夫三个火车站位于莫斯科的同一街区，相互毗邻。

② 原文 Кан(坎河)同 Кана Галилейская(迦南)谐音。据《圣经》记载，迦南(今以色列加利利一带)是耶稣第一次显灵把水变为红酒的地方。作者借此暗喻在 Кан 将发生改良人种的奇迹。为醒目，经作者同意，直接译为迦南城。